

A X M F K H J P

阿西莫夫 科幻精品 集

(上 卷)

我、机器人
颠覆帝国的阴谋
繁星似尘
九个明天
奇妙的航程
钢城
响铃
终夜
死尘
灶神星畔受困记
计告
钥匙
台球



我、机器人
颠覆帝国的阴谋
繁星似尘
九个明天
奇妙的航程
钢城
响铃
终夜
死尘
灶神星畔受困记
计告
钥匙
台球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阿西莫夫科幻精品集

[美]阿西莫夫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阿西莫夫科幻精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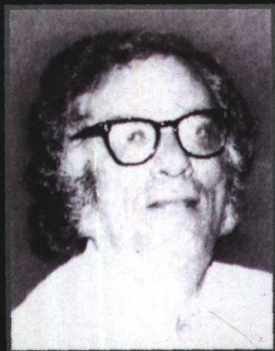
著 者 [美]阿西莫夫
责任编辑 殊 散
装帧设计 顾 鹏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内蒙古科技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1.25
字 数 102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7—80506—544—6/I·266

定 价(全两册):50.00 元



阿西莫夫

公元. 920-1984.美国作家兼科幻小说与散文文学的编辑。身为优秀且多产作家，阿西莫夫出版的书超过三百本，其中有关科学性的文章曾获得无数的奖赏。

生于苏联的彼得罗维契，三岁时被带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1939年得到学士学位，1941年获硕士学位，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来在波士顿大学教授生物化学。

幼年时常在父亲的杂货店里翻阅科幻杂志，18岁时发表一篇故事叫《孤立的第四号小行星》，从此开始写作生涯；1941年出版的《黄昏》一书中有他最珍爱的作品；1950年，第一部小说《天上的小石子》问世。他在小说中介绍一些观念，如归纳机器人行为的“机器人三原则”为其它科幻小说家所认同。他笔下生动活泼的机器人故事均收集在《我是机器人》、《钢城》和《无罩的太阳》和《其它的机器人》中。

《基地三部曲》，(1951-53)相当畅销，叙述一帝国衰败之主要关键在理念而非战役；这部小说于1966年被雨果科幻小说创作奖评定为“空前绝佳系列”。《圣神本体》获得雨果与星云奖。

目 录

第一部分	机器人	(1)
第二部分	颠覆帝国的阴谋	(201)
第三部分	繁星似尘	(401)
第四部分	九个明天	(613)
第五部分	奇妙航程	(789)
第六部分	钢城	(993)
第七部分	响铃	(1091)
第八部分	终夜	(1111)
第九部分	死尘	(1143)
第十部分	灶神星畔受困纪	(1159)
第十一部分	讣告	(1179)
第十二部分	钥匙	(1199)
第十三部分	台球	(1235)

第一部分
我，机器人

国强等 译



引 言

机器人学三定律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 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 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

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 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引自《机器人学指南》第 56 版

我看了一遍自己的记录, 对记录很不满意。我用了好几天在《美国机器人公司》采访到的东西, 我坐在家里看百科全书, 也能了解到。

据人介绍, 苏珊·卡尔文生于 1982 年, 那么, 她今年该有 75 岁了, 这谁都知道。《美国机器人与机械人公司》也有 75 年的历史了。正好在卡尔文博士出生的那年, 劳伦斯·罗伯逊创办了企业, 这个企业日后成了人类历史中最非凡的大工业部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苏珊·卡尔文 20 岁的时候听过一次心理数学讲习会的报告, 就在这次会上《美国机器人公司》艾尔弗雷德·兰宁博士展出了第一个会说话、能行走的机器人。从这个巨大的、动作笨拙的、形象丑陋的机器人身上散发出一股机油气味。它是专为计划在水星上开发矿藏

而制造的。然而它会讲话，而且能讲出意思来。

这次讲习会上苏珊没有发言。她也没有加入后来的热烈讨论。这个禀性孤僻、面色苍白、表情冷淡而且过分理智的姑娘不吸引人，她自己也尽量避开人们。

可是当她听到看到这一切，内心像燃起火焰一样，暗暗着了迷。

她于200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进了控制论研究生班。

罗伯逊发明的正电子大脑电路，超过了20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领域中所有的成就，完成了真正的转折。成千上万的继电器和光电元件都让位给由海绵状的铂铀材料制成的、跟人脑一样大的球体。

苏珊学会了计算必要的参数，测定正电子“脑”的变参量的可能值并且设计出一些电路，用以准确地预测大脑对于各种给定刺激的反应。

她于200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以机器人心理学家的身份到《美国机器人公司》工作，于是她便成为这个新的科学领域中的首屈一指的专家。劳伦斯·罗伯逊那时仍是该公司的董事长，艾尔弗雷德·兰宁是研究所所长。

苏珊·卡尔文亲眼看见这五十年来人类的进步改变了历史的行程，勇猛奔向前方。

如今她要退休了——在她所能做到的程度上退休了。至少，她允许把自己办公室的门牌换上了别人的名字。

说实在的，这几乎就是我的全部记录。还有一些她发表过的文章和她的专利的长长清单，以及她的准确履历表。一句话，我知道她的正式经历的每个细节。

然而我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我需要更多的素材来为我给《星际通讯社》的特写充实内容，要求比这多得多。

我对她正是这样讲的：

“卡尔文博士，”我尽可能亲切地说道，“对于公众来说，您和《美国机器人公司》是一码事。您的退休将意味着整整一个时代的结束

……。”

“您需要有人情味的细节吗？”

她没有微笑。我觉得，她是从来不笑的。但她的锐利目光不带有生气的样子。我感到她的目光一直刺透到我的后脑勺。我明白，她能把我看穿，她能看穿一切人。然而我还是说了：

“完全正确。”

“关于机器人的有人情味的细节？这就出现矛盾了。”

“不是的，博士。是关于您本人的。”

“可是，人家也管我叫机器人呢。一定有人对您讲过，在我身上没有一点人情味的东西。”

我确实听过这话，但是我决定沉默。

她离开椅子站起来。她身材不高，看起来很单薄。我同她一起走到窗边，望着外面。

《美国机器人公司》的管理处和车间像一个规划得整整齐齐的小城市。她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像一张航空照片。

“当我开始在这里工作时，”她说道，“我在楼里有一个小房间，过去的楼所在地方现在是锅炉房。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座楼就拆掉了。那间房里还有三个人，我只占了半张桌子。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在这个楼里进行的，每周生产三个。可是您看如今的规模！”

“五十年够长的了。”我想不出比这句陈词滥调更好的话来。

“一点也不，当您回道往事的时候。”她反对道，“你会惊讶，时间怎么这么快就飞逝过去了。”

她重新坐到桌子旁边。虽然她的表情没有改变，可是我觉得，她变得忧郁起来。

“您多大了？”她问。

“32岁。”我回答道。

“那您就不会记得没有机器人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那时候人类在宇宙面前是孤独的，没有朋友。如今人类已经有了助手，这是一些比人类更有力量、更可靠、更有效，同时又绝对忠实于人的生物。

人类再也不孤单了。您从来没有想到这点吧？”

“恐怕是没有。以后可以引用您的话吗？”

“可以。对于你们来说，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是一些机械和金属，电和正电子……用铁来作为智慧的化身！由人创造的，如果需要的话，也由人消灭它……。可是您没有跟它们一道工作过，因而您不了解它们。它们比我们更纯洁、更好。”

我小心地尝试着给他鼓劲。

“我们会高兴地听到您所知道的机器人的故事，还有您对它们的想法。《星际通讯社》是为整个太阳系服务的。潜在的听众有几十亿，卡尔文博士。他们要听到您讲的机器人的故事。”

然而，我的鼓劲没有必要。她没有听我说话，就继续按正确的方向说下去。

“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当时我们出售的机器人是用在地球上的，甚至在我来之前就是如此。当然，那时候的机器人还不会说话。后来它们变得更像人了，于是有人开始抗议了。工会自然不希望机器人与人竞争；而宗教组织出于自己的偏见，也极力反对。这一切都十分可笑而且也无济于事。然而确实有过这样的事。”

我把这些话依次录到自己的袖珍录音机中，尽量做到手指的动作不被人觉察出来。只要稍加练习就可以做到在口袋里自如地操纵录音机，而不必将它拿出来。

“就那罗比的经历来说吧”，她说道，“我不认识它。在我工作的头一年，它就被当作没有前途的过时的机器给拆毁了。可是我见过一个小女孩在博物馆……”

她沉默下来，而我不能说什么。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云雾。我也不出声，以免妨碍她追忆往事。这是多么遥远的过去啊！

“我听到这个故事要晚一些。当我们被叫做创造魔鬼者和渎神者的时候，我始终会想起这件事。罗比是个不会说话的哑机器人。它在1996年出厂，那时机器人尚未成为极其专业化的，它是当作保姆出售的。”

“什么人？”

“保姆……”

1. 罗 比

“98……99……100！”

格洛莉松开蒙着自己眼睛的胖胖的小手，站在阳光下眨着眼睛。她小心地离开树往前走了几步，想一下子就能看清周围的一切。

她伸着脖子向右边茂密的灌木丛仔细看，然后又走开几步，离树更远些，使劲察看灌木深处。

炎热的午间，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昆虫的嗡嗡声和一只不知疲倦的小鸟的啾啾声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格洛莉噘着小嘴：

“哼，他准是躲在家里，我对他说过一百万遍了，这样不公平。”

她紧闭两片小嘴唇，生气地皱起眉头，抬腿向林荫道另一头两层的小楼走去。当格洛莉听到背后传来沙沙声夹杂着均匀的金属脚步声的时候，已经晚了。她急忙转过身来，只见罗比从隐藏的地方全速向大树跑去。

格洛莉拼命喊：

“站住！罗比！这样不公平，罗比！你答应过我，没找到你之前不跑！”

她的小脚板当然赶不上罗比的大步，可是离大树还剩3米远的时候，罗比猛然一下子放慢了速度，格洛莉喘着气拼命地从它身旁赶了过去，第一个摸着了树干。她快乐地转过身来面向忠实的罗比，不但不感谢它的暗中让步，反而大声地嘲笑它不会跑。

“罗比不会跑！”8岁的格洛莉放开嗓子叫道，“我每次跑都赢他，每次跑都赢他！”她尖声地、单调地重复这几句话。

罗比当然没有回答。然而它做出个要跑开的姿势，格洛莉立即追了上去。罗比机灵地躲开小女孩，弄得她左追右赶，两手在空中乱

抓，怎么也捉不到。她笑得喘不过气来，喊道：

“罗比！站住！”

这时罗比冷不防转过身来，捉住她，举到空中转起圈子来。她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蓝天在脚下，而绿色的树梢倒挂在天上……然后格洛莉发现自己又站在草地上了。她紧靠着罗比的腿，使劲抓住它的金属手指。

过了一会儿，格洛莉喘过气来了。她整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不自觉地学着母亲的动作，扭过身去看看衣服撕破没有。然后，用小手打了罗比一巴掌：

“你坏！我打你！”

罗比缩起身子，用手捂着脸，她只好改口说道：

“啊。别怕！罗比，我不打你了。现在轮到我去藏了，你的腿比我长，你答应不许跑！”

罗比点了点头——一个平行六面体的头，四角圆滑。头与身躯之间用一个很短的软质器件连接着。身躯也是长方形的，但要比头大得多。罗比顺从地转向大树，把薄薄的金属片眼皮闭上，遮住了光电眼睛。可以听到它身体内均匀的滴答声。

“听着：不许偷看，也不许少数！”格洛莉说完就跑去躲藏。罗比对时间算得很准确，正好数到一百下，它把眼睛睁开了。那双发着红光的眼睛环视着草地。一瞬间目光停留在一块石头后面露出一小片印花布上。罗比走近一些观看，在看清石头后面真的藏着格洛莉之后，就慢慢向她躲藏的地方走去。与此同时，它一直保持在格洛莉与大树之间，直到格洛莉完全暴露在它面前，无论如何也不能装作看不见了。罗比便向她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响亮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腿。格洛莉噘着小嘴走了出来。

“你一定偷看了！”她显然是不公道地嚷着，“而且我也玩腻了捉迷藏游戏，我想骑着玩。”

可是罗比因为刚才错怪了它，就小心地坐到草地上，摇了摇沉重的头。格洛莉马上改变了语气，用温和的口气央告说：

“喂，罗比！我不是当真说你偷看了。好了，让我骑骑！”

可是，罗比并不那么容易说服。它固执地望着天空，并且更坚决地摇摇头。

“罗比！让我骑骑！”

她那双粉红的手紧紧地拥抱着罗比的脖子。后来她忽然闹起情绪，走开了。

“那我就要哭了！”

她的脸故意拉长了。可是硬心肠的罗比一点也不理会这种威胁，它第三次摇了摇头。格洛莉决定使用她的那张王牌：“如果你不让我骑，”她嚷道，“我就再也不给你讲故事了！就这么办，再也不……”

这个最后通牒逼得机器人立即无条件投降了。它是那样用劲地点头，使得金属脖子都响起来了。于是它小心地把女孩举到自己又宽又平的肩上。

格洛莉用来进行威胁的泪水顿时消失了，她甚至高兴地叫了起来。罗比的金属“皮肤”由电热元件保持在 21℃，因此摸着很舒服。而用小脚丫去踢机器人的胸部，就能发出好听的咚咚声。

“你是飞机，罗比！你是一架银灰色的大飞机，你得把胳膊伸开。”

这个逻辑是无可非议的。罗比的双臂成了翅膀，而它本身就是银灰色的飞机。格洛莉猛地扭转它的头，把身体歪向右边。机器人就作了个急转弯。格洛莉给飞机装上了“发动机”：“哒哒……”接着又开炮：“轰！轰！轰！”……

海盗在后面追他们，大炮火力像暴风雨一样，轰倒了一群海盗。

“来一圈……再来两圈！”她叫着。后来格洛莉煞有介事地喊道：

“快一点，伙伴们！我们的弹药就要用光啦！”他从机器人肩头勇敢地瞄准假想的敌人。这时罗比又变成了一个平头的宇宙飞船，以极限加速度冲过太空。它带着女孩穿过草坪，向草长得更茂盛的那边跑去。到了那里它突然刹车，使得脸色通红的小骑手惊叫一声，又

把她抛到柔软的绿茵茵的草毯上。

格洛莉喘着气，兴致勃勃地说：

“噢，真有趣！……”

罗比让她喘过气来，轻轻地揪了一下她的一绺头发。

“你要什么？”格洛莉问道，故意睁大眼睛假装不明白似的。她那天真的小花招一点也骗不了这个大个儿“保姆”。罗比又一次揪了揪她那绺头发，稍稍用力一点。

“啊，我知道，你想听故事。”

罗比连忙点头。

“哪个故事呀？”

罗比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形。

女孩反对道：“又是那个灰姑娘的故事，我已经给你讲过一百万遍了，你还没有听厌？这是讲给小孩听的！”

罗比的铁手重新划了一个半圆形。

“那好吧。”

格洛莉坐舒服了之后，就回忆起故事的情节来（当然免不了添油加醋地加以发挥），她开始讲道：

“你准备好了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名叫艾拉。她有一个心肠狠毒的后妈，还有两个又丑又狠的姐姐……”

当格洛莉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夜半的钟声已经敲过了，一切重又变成破破烂烂的原样……”罗比正睁大两只闪光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故事被打断了。

“格洛莉！”一个女人恼怒的声音在叫，她已经叫过好几次了，从口气中听得出来，不耐烦已经变成不安了。

“妈妈叫我了，”格洛莉不怎么高兴地说，“最好送我回家吧，罗比！”

罗比立刻照办了，有什么东西提醒它，执行威斯顿太太的命令一点也不能怠慢。格洛莉的爸爸平时白天很少在家，除非是星期天（今天正好是星期天），当他在家的時候，看得出是个脾气温和、心肠好的

人。只有女主人使罗比害怕，因此总想躲开她远一点。

威斯顿太太看见她们两个刚从草地上站起来，就回到门口去堵住他们。

“我的嗓子都要喊哑了，格洛莉。”她严厉地说，“你到哪儿去了？”

“我和罗比在一起，”格洛莉战战兢兢地回答，“我在给他讲灰姑娘的故事，忘了吃饭。”

“可惜，罗比也忘了吃饭。”她似乎忽然想起了机器人，转过身去对着它，说道：“你可以去了，罗比！现在她不需要你，我不叫你的时候，你别来。”她粗鲁地补充了一句。

罗比转身朝门口走去，忽然又犹豫起来，因为它听到格洛莉为它辩解：

“等一等，妈妈，让他留下来吧！我还没有讲完故事呢，我答应给他讲灰姑娘了，还没来得及讲完呢。”

“格洛莉！”

“我说的是实话，妈妈。他会悄悄地坐在那里不出声，坐在屋角的椅子上，什么不也作，是吧，罗比？”

罗比点了点它那沉重的头。

“格洛莉！如果你不听话，我就让你一个星期见不到罗比！”

女孩眼睛看着地面。

“噢，算了。他最爱听灰姑娘的故事，我还没讲完。他是那样喜欢听……”

失望的罗比走出去了，而格洛莉含着眼泪……

乔治·威斯顿感到浑身舒服。他总是这样：星期天午饭后感觉很舒服。家庭风味的午餐丰盛而可口！靠在柔软的旧沙发上看当天的《泰晤士》报：脚上穿着便鞋。脱去上浆的衬衣换上睡衣，你说怎么会不舒服呢？！

因此当他的妻子走进来的时候，他不高兴了。经过十年的共同生活，他仍旧很爱他，当然总是高兴见到她。可是这星期日午餐后的

休息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这时需要的是两三小时的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最新消息中那段关于里费布尔等人到火星探险的报导（这一次他们是从月球站起飞的，看起来完全能飞到），装着没有看见她。

威斯顿太太耐心地等了两分钟，然后又不耐烦地等了两分钟，最后忍不住了。

“乔治！”

“嗯……”

“乔治，听我说！你能不能放下报纸，看我一眼？”

报纸落到地下，威斯顿先生转过苦恼的脸望着妻子。“怎么回事，亲爱的？”

“你知道，乔治，是格洛莉和这部可怕的机器的事……”

“什么可怕的机器？”

“请你别装模作样，难道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机器人，就是格洛莉给它起名叫罗比的机器人，机器人一分钟也不离开她。”

“可是，为什么机器人要丢开她呢”它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无论怎么说，它也不是什么可怕的机器。这是用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机器人。我记得太清楚了，为它花去了我半年的工资。不过它也值这么多钱，它比我的一半职工都聪明得多。”

他伸手想去拾报纸，可是妻子更厉害，一把夺去了报纸。

“听我说，乔治！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托给机器。它聪明不聪明与我无关，它是没有灵魂的，谁也不知道它头脑里都有些什么。不能让各种金属玩艺去照看孩子！”

威斯顿皱起了眉头。

“你什么时候有了这种看法？它带格洛莉已经两年多了，以前我可没有发现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

“开始是别一回事。总算是件新鲜事，同时也减少了我许多麻烦，而且还这样时髦……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邻居们都说……”

“这和邻居有什么相干？听我说！机器人比起保姆来要可靠不